

肬西 著

听音小札

TINGYING XIAOZHA

我极欣赏英国作家E·M·福斯特这样一段话：“不识艺术，向前的路只有一条；识艺术会引发你走向许多条的路。极广阔的道路。”……不听音乐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听音乐并且深爱音乐，正如福斯特所说在人生的历程中你会觉得幸福了许多，象征地说这就像前面的路变得无限广阔。

音乐是一种趣味，一种文化的熏陶。当你在长期接触之后，爱心会油然而生。所以走向音乐的是爱心，形成你自己独特的音乐感受力的也是爱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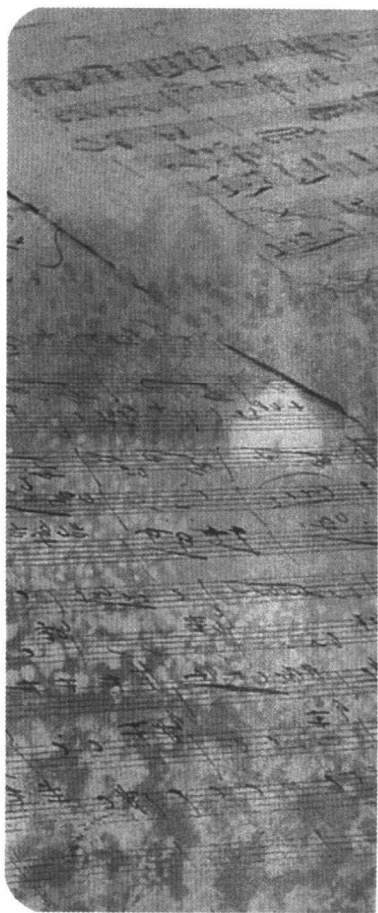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鲲西 著

听音 小札

TINGYING XIAOZHA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音小札/鯤西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5633-5277-5

I. 听… II. 鯤…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382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4.5 字数: 10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8 000 册 定价: 14.8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音乐听与不听有什么不同

我极欣赏英国作家 E. M. 福斯特的这样一段话：“不识艺术，向前的路只有一条；识艺术会引发你走向许多条的路，极广阔的道路。”福斯特是古典音乐的喜爱者，而欣赏绘画他并不擅长，但他在朋友指点下也慢慢地学会了欣赏绘画。音乐也一样，不听音乐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听音乐并且深爱上音乐，正如福斯特所说在人生的历程中你会觉得幸福了许多，象征地说这就像前面的路变得无限广阔。

音乐是一种趣味，一种文化的熏陶。当你在长期接触之后，爱心会油然而生，所以走向音乐的是爱心，形成你自己独特的音乐感受力的也是爱心。

这是一个人谈音乐感受的小书，它也可说是门外汉谈音乐的书，即外国所谓 outsider(门外汉)写的书，因此它不是专家、学者写的论著。以下把本书的内容分别地作一些说明：第一辑《音乐与我》是最早发表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的文章，是作者初次写他多年听音乐的个人感受。第二辑《音乐札记》，应当说是《音乐与我》这一辑的续篇，但每小篇都集中讲一件有关音乐的事，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阅读。第三辑《诗·画·音乐·小说》是一组把音乐作为艺术中的一门课，阐释它和绘画、诗歌、小说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这一组文中还包括一些名家对音乐所作的极精辟的评论。第四辑是一组音乐随笔，包括对当代一些音乐家的评价。第五辑是有关音乐厅礼仪的两篇文章。在大力弘扬高雅艺术的今天，前往音乐厅听音乐的人必然越来越多，怎样在音乐厅中保持良好的行为，看似小事其实极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我们听众的文明面貌。这一辑中的两篇文字虽然介绍的是国外音乐厅的礼仪守则，但很值得我们学习参考。

这本是随意写下的谈音乐的书，但它表达的是作者真诚的感受。读者可以看全书，也可以只看感兴趣的文章，所有的材料若取自外国



的乐评都标明出处。歌德说“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东西，便是惊异”。这也就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所能给予我们的，所以这本小书如能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并走向音乐，也就是作者的最大欣慰了。





作者简介

蔄西，原名王勉，福建长乐人，1916年生，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原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已刊书有《三月书窗》《推窗集》《清华园感旧录》《深宫里的温莎娘们》《吴伟业》。即将刊出的有《窗前灯下集》《吾爱吾闽》。

目 录

序 音乐听与不听有什么不同 /1

I. 音乐与我 /1

引子 /3

听音乐和看听音乐的人 /6

音乐与音乐批评 /10

音乐的“懂”与“不懂” /13

音乐,洋洋乎盈耳哉 /16

记忆 /19

音乐碎语 /22

II. 音乐札记 /27

一语惊人 /29

记名指挥埃德鲁衍·鲍特 /30

怀念斯多柯斯基 /32

小泽征尔恩师斋藤秀雄 /33

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 /35

法兰西怪杰柏辽兹 /37

听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 /38

画家、诗人论音乐 /40

勃拉姆斯《海登主题变奏曲》 /42

尼采论音乐 /43



20 世纪的两位钢琴大师 /45
桃李满天下 /49
贝多芬：一个再现的形象 /52
法国作曲家赛撒·弗兰克 /55
普罗菲耶夫之死 /57
音乐的喜欢与不喜欢 /59
贝多芬的交响曲 /61
叔本华论音乐 /63
李云迪与朗朗 /65
伯恩斯坦的马勒情结 /67
艺术的极限 /69

Ⅲ. 诗·画·音乐·小说 /73

通感与艺术感觉 /75
弦外之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论音乐 /83
音乐·绘画·小说 /90
象征派诗与现代音乐
——诠释《声无哀乐论》/97
艺术与现代舒适 /100

Ⅳ. 音乐随笔 /107

克劳迪奥·阿巴多 /109
我观谭盾 /113
傅聪谈对未来中国音乐的期望 /117



V. 音乐厅礼仪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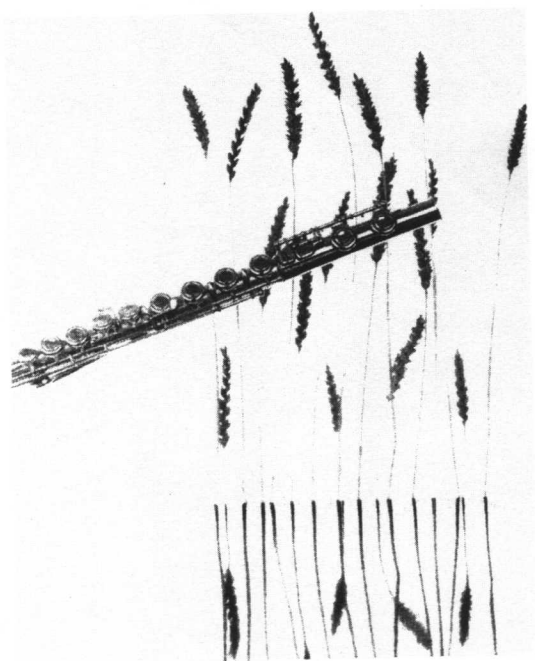
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听众礼仪守则 /123

保持绝对安静 /127

后记 /129



I. 音乐与我





引子

在我们生活中,机缘有时总是不能少的,我开始听音乐和爱音乐正是由于一种机缘的出现促成的。机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20世纪40年代战争时期,地处西南的昆明是相对平静的后方小城,许多外省人聚集于此。有一位远在青岛海关任职的陈君,也千里跋涉辗转入滇。陈君唯一小心携带的行李是他多年收存的近两百张的古典音乐唱片。陈君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音乐爱好者。他工作待遇不薄,但大部分收入都花在购置唱片上。尤为难得的是他所购置的唱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里显示了他的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两百张唱片大抵体现了古典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篇,当然莫扎特和贝多芬是不能少的。后来这批唱片转让给当地的广播电台,电台每周末播放一档约两小时古典音乐唱片的节目。在精神痛苦的战争年代,这一节目给许多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我是其中之一。我不是那种对于音乐有着感受力天赋的人,但从开始听音乐起我就抱着极虔诚的心,或者说是以一颗爱心来接受音乐给予的润泽。只要在有机会听音乐的场合,我总是尽量做到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对于这我以为是每一个想要听音乐的人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音乐是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一种,它决不是只有动听悦耳的旋律而已。如果你把它当作生活上的点缀,你就永远不能进入它的殿堂。音乐是在演奏的瞬间为我们所领会的,所有的喜悦、惊异,还有那一种期待,都是在聆听过程中感受到的。这样,你就会逐渐对音乐的结构——这是它最本质



的东西——有所感知。这时候人们才可以说他欣赏音乐不仅仅只是听到美妙的旋律,而是从音乐结构中领略到具有美感意味的享受了。在我的经验中,认真聆听主要的古典作品是走向更高的欣赏音乐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必须是全心全意的。今天的音响技术已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所谓CD有着豪华的包装,但艺术并不依靠包装,我更怀念的是那个只有唱片和音乐会的时代,那样更纯真,更珍惜艺术所赐予的一切。当然不能否认科学给视听艺术带来巨大的进步。

另一个对我也是很幸运的事,是在我开始听音乐时,我读到一本对我极有启发的书。这是英国诗人W. J. 透纳写的一本关于音乐的书(有中文译本),作者是诗人但也写音乐评论。这一小册书对于西方音乐从宗教寺院走向世俗有着简明的介绍。但作者是生活于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对于当代的著名的指挥家和演奏家都极熟悉。在他对当代乐坛的评论中,使我深受教益的一点是欣赏音乐要同时能欣赏指挥的艺术。演奏家好像理所当然地为听众所认知,而指挥家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今天情况似乎稍异,因为30年代出名牌唱片的只有两家,而今天不下十数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真懂得指挥在演绎音乐中所起的至高无上的作用。我最早听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多数是属于德国学派的,如维也纳交响乐团的Felix Weingartner指挥的。只有“第六”和“第七”是早年托斯卡尼尼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合作的。托斯卡尼尼是当时崛起于欧洲乐坛而与德国学派风格很不相同的指挥家。他指挥的“第六”、“第七”,那种明亮的色彩堪称无懈可击。但是对于我最激动的一刻是战时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托斯卡尼尼指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贝多芬的《第三(英雄)交响曲》。这是南方意大利人指挥下演出的“第三”,可以说从头至尾充满了激情的迸发,而与严谨的德国风格全然不同。即使在《葬



礼进行曲》这一乐章也是一种抑制的激情，而不是通常那种低回的哀伤。末章是最激荡人心的，高潮步步迭起，托斯卡尼尼的处理真是淋漓尽致。我不菲薄德国风格的严谨，在演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上他们或许胜于托斯卡尼尼，但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第三”无疑是大放异彩。透纳在那本书中说他有一次看托斯卡尼尼指挥瓦格纳的《神之黄昏》，那一种专注忘我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欣赏音乐指挥的艺术，很像是看电影而能欣赏导演的艺术一样。有些人看电影只重故事情节，如果他不能从某一镜头看出导演的巧妙的手法，他就只能算是看故事者，而不是电影艺术的欣赏者了。

听音乐是否意味着我们也会有接近作曲家创作时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深深地受感动时，我们看来好像进入了作曲家创作的心灵活动中了。而引导我们达到这一境界的依然是爱心。伟大的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引导他进入地狱的是罗马的诗人维吉尔。维吉尔代表着世俗，所以当但丁升入天堂时，维吉尔引退了，而代替他的是象征着爱的贝亚德。所以对待所有的艺术——音乐尤其如此——首先要有爱心。只有怀着强烈的想要听音乐的愿望，音乐这个艺术殿堂才向我们敞开。但丁在天堂中因贝亚德动人的微笑而增强了他的信心，使他见到了天上的光芒。这里贝亚德是爱的化身。在今天纷纭的世界中，人们并不缺少物质的条件，人们所缺少的只是一颗纯净的向往艺术的心。50多年过去了，那最初把我引向音乐的无名氏陈君，茫茫天涯，难以寻觅其踪迹，可是生活中那一机缘对于我却是难以忘却的。





听音乐和看听音乐的人

德国的哲学家谈音乐的最多，众所周知的有叔本华和尼采。这一点和欧洲大陆以外的英国很不相同。德国的作家也喜谈音乐，大文豪歌德更是如此；而英国的诗人所关切的是他们的伟大的莎士比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欧洲大陆与英国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尼采醉心于希腊的酒神，他在音乐上所涉面极广，而对于瓦格纳无容说更倾其全身心神揭示其奥秘。叔本华以其意志学说加于他所有探讨的课题，音乐亦不例外，可是凡他从直观谈音乐时，其洞察力之透彻令人惊叹。我最欣赏他好像忘记了意志说那一套时所说的最平凡而其实意味深长的话，如这样一句：“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令这世界全不存在，音乐还是存在；然而对于其他艺术却不能这样说。”（据石冲白译本）这即是说音乐在所有艺术中是表现最为本质的东西，引申言之音乐的经验不同于其他艺术，是绝对和不可替代的。举例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机会接触到诗歌和小说，这在受教育时期尤其如此，但除了后来成为专家或学者，多数人对于诗歌和小说的理解与嗜爱只有程度深浅之分，而不具有极端的个人的色彩。换言之诗歌和小说给予我们的感受带有很大的普遍性。音乐却不如此，只要你是真正进入音乐这门艺术中，你所形成的经验必然完全是属于你自己所独有的。所以叔本华这句话固然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但不可磨灭他对于音乐本质最深刻的理解。歌德在盛赞莫扎特的天才时，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他说：“音乐的才能必然是会发现得最早



的,因为音乐全然是天生的、内在的东西,是不需要从外面来的多大的养料和从生活获得的经验的。”请注意歌德这里所谓内在的东西也就是指音乐的本质而言,它和叔本华的话可相互证明。很久以前,我和一个爱音乐的朋友谈话,我无意间流露出对于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当然我是听得很熟了)不甚欢喜的意思,朋友答得极直率,他说:“很美。”从此我不再为舒伯特何以未能完成此曲而困惑,因为这是专家学者要研究的事,“很美”这两字已足以赋予《未完成交响曲》经典作品的地位,其他的赞词都是多余的了。数十年前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这证明从自身感受获得的经验之语具有何等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不可替代的。有一些作曲家对于音乐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法国的柏辽兹是这样一个作曲家,作品不多,但对于在他之前的大师做了许多精细的分析。他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从第三乐章进入终曲前的一段奇妙的低声部的三重奏比作象的舞蹈,一种笨重的嬉戏,可谓善于取譬。后来他的这段有名的解说被英国小说家 E. M. 福斯特写入他的小说《霍华德山庄》中。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在他未成名前常为伦敦的杂志写音乐评论,他对于音乐的深邃的理解也真不可企及。他有一次说到海顿时说音乐史中幸而有一个保持着快乐天性的作曲家:海顿终于停留在宫廷之内,并不是屈从权贵,也不是他势利,而是当他的音乐趋向悲剧性时他总是又回到欢悦的调子上。悲剧是崇高的,但没有悲剧的海顿难道我们不也感到庆幸吗?萧本身就是一个天才,他以他隽永的语言谈音乐,海顿的音乐经他这么一说,也增加了我们对海顿更大的敬意。音乐的经验无论是别人的或是我们自己的,只要是得之于真实的感受,即使是个人的,也可为他人所分享。一个人对于音乐有太多的爱与不爱,可因时因地而异。老年人会回归到巴洛克时期去,会更爱巴赫。与人享有相同的

爱好或所见相异,这都给音乐的欣赏带来一种心灵相沟通的欢悦。

看听音乐的人也是音乐经验中一种有趣而又会使你受感动的时刻。钢琴大师霍洛维兹晚年出国演出,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在莫斯科举行的那场音乐会。这是他离国数十年才回到祖国的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演出。无疑对他自己和他的同胞都有着不可衡量的巨大意义。莫斯科音乐厅中的听众一眼望去穿着都不能与西方相比,但你几乎可以从每一个人脸上看出斯拉夫民族那一种音乐天赋的表情。最使我感动的是当钢琴家演奏舒曼的《梦幻曲》时,镜头中出现一个中年妇人的面孔,一行眼泪从她脸颊流下:舒曼的不朽的《梦幻曲》,霍洛维兹的弹奏,一个游子的归来,所有这一切唤醒了深藏于她内心的对于音乐的无限的爱。这一行泪不是感伤,而是爱与感激。对于有着这样素质的斯拉夫民族,我不禁肃然起敬。这是使我久久感动不忘的镜头,不知也看过这一录像的人有注意及此否。一个人尽可以闭门从现代的音响设备中欣赏音乐,但亲临演出现场,视觉可以增添听觉所忽略了的地方。这就是音乐会的实况录像所具有的优点。小泽征尔指挥演出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在终曲部分,数种乐器相互呼应,音乐由持续的渐弱至曲终,而实际上余意未尽。此时的小泽右手执棒,头斜侧对着乐队,足足有数秒钟之久。全场屏息无声。然后当指挥转过身面对听众时,才爆发出狂热的掌声,可以说乐队、指挥和听众全都沉浸在音乐的完满感所赐予的欢悦中。所以说曲终的无声,这一瞬间的寂静是属于音乐本身的。

末了我说即使未能亲临演出的现场,实况录像上发出的音乐会终场的热烈的掌声,我好像也同样享受到那一种欢愉感。音乐已经渗透于我们心灵之中,此刻的掌声是对于指挥和乐队所表示的敬

